

是二戰日本戰敗投降68周年紀念日，當年曾參加抗戰、至今仍在世的中國老兵都已八、九十歲甚至年逾百歲。在他們的心中，當年保國參軍、英勇殺敵的場景，是永遠不會忘卻的記憶。本報記者日前專程採訪了幾位當年原國民黨抗戰老兵，聽他們講述抗戰故事，了解他們目前的生活狀況。這些老兵們除了希望有生之年能再見到當年一起浴血奮戰的戰友外，更希望能得到身份上的認同。

抗日戰爭時期，湖南成為萬人注目之地。在當年中國10個戰區中，以湖南為主要轄區的第九戰區擁有的兵力最多，53個步兵師佔了國民黨總兵力的四分之一。從1939年到1945年，正面戰場12次大級別的會戰，其中6次就發生在湖南，包括「長沙會戰」、「衡陽保衛戰」、「常德保衛戰」等重要戰役。而在日本天皇於1945年8月15日宣佈無條件投降後，湘西芷江成為中方接受日軍投降的地點。壯士暮年，追撫往昔，一些老兵稱，從不後悔參加抗日戰爭，最希望能在有生之年見到當年的戰友。

■記者 李程、譚錦屏，實習記者 董曉楠、李青霞 湖南報道



■姜立誠老人至今還保存着當年的軍籍證明。 記者譚錦屏 攝

# 老兵追憶抗戰歲月：苦戰沙場打鬼子

在湖南寧鄉縣老糧倉鎮灣田村一戶紅瓦磚房的小屋裡，當年國民黨抗戰老兵姜立誠坐在一張小木板上，手舞足蹈的講述着自己的抗戰時光，老人今年已經90高齡，卻依然精神矍鑠。

「如果不是1937年『七七事變』，我也許會和鄉親們一樣，成為一名普通的生意人。」姜立誠細意回憶着說。

## 保家衛國15歲參軍

日本的侵略點燃了全民族抗戰的熱情，很多中國青年報名參軍，姜立誠也不例外。1938年，正好趕上國民革命軍陸軍志願兵第一團在寧鄉縣城募兵。姜立誠放下了算盤，拿起槍桿，那一年他才剛滿15歲。

提起參加抗戰那段歷史，老人拍着胸脯說，「我只打過日本人，沒打過中國人。」相較於過去幾年身份得不到認可的尷尬，如今境況好轉，老人每月有800元補助，四代同堂的家庭，還算幸福。他說，「我是軍人，受再多的苦，我也從不後悔。」

1939年3月，志願兵第一團奉命調入長沙，編入第九戰區守備司令部，姜立誠被編入司令部副官處。1940年他連升三級，被調到參謀處任上士文書，成為抗日名將薛岳將軍的部下。提起「一下子連升三級」，老人臉上露出了微笑。而對老長官薛岳，老人家也是一臉敬重，直豎大拇指。

## 親歷三次長沙會戰

姜立誠雖然沒能在前線戰場打鬼子，由於身處崗位特殊，卻仍親歷了三次長沙會戰。每一次打仗，他都在司令部裡負責文電收發，編發戰況簡報，對戰爭狀況瞭如指掌。如今再提起當時的排兵佈陣，老人還是振振有詞。

老人說，吸取第二次會戰損失慘重的教訓，第九戰區決定將戰區直轄炮兵全部設在當時與長沙隔湘江而望的岳麓山上。這為第三次會戰的大捷起了不小作用。「當時，日軍衝入湘雅醫院。炮兵在戰前曾測量過那裡，所以輕車熟路調整炮口，把小鬼子打得血肉橫飛。」

1942年，第三次長沙會戰爆發。據姜立誠回憶，當時日本飛機進行全城轟炸，一炸就是三五天。「當時就聽有人喊『日本軍機來了！』，就趕忙趴下，就聽『轟、轟』幾聲，感覺大地都在顫，濺起的泥土打在頭上和身上。抬頭一看，刨坑就在身旁不遠處。幸運的躲過了炮彈，卻還是中了飛機機槍的子彈。」說着，姜立誠捲起褲腿，指着膝蓋上留下的疤痕。

## 餘生只盼再見戰友

1944年，部隊撤到郴州，經此輾轉多地，姜立誠又回到了寧鄉，任自衛區司令部參謀處上尉參謀。

全國抗戰結束後，姜立誠被資遣還鄉，協助編制日據時期破壞的湖南省公路修復規劃。1948年，他在國防部副官學校學習，直至1949年5月離校回湘起義，後來就回鄉務農至今。

如今，姜立誠還留着當時很多簡報、證明、畢業證書。很多紙張的字跡已模糊不清，頁角也泛黃捲曲。在一個製作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塑皮皮日記本上，他用厚重的毛筆字，異常工整地寫着他回憶起來的從軍日記和紀念戰友的詩文。

姜立誠說道：「若有生之年，能再見到戰友，共敘往事，我已死而無憾。」



■姜立誠盼望有生之年再見戰友。 記者李程 攝

## 芷江受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廣播「終戰詔書」形式宣布無條件投降，蔣介石隨即以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名義，電令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要求其立即通令侵華日軍停止一切軍事行動，並迅速派代表赴杭州玉山接受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的命令。

8月18日，玉山機場跑道被雨水損壞，中方決定將受降地改為湖南芷江城東的七里橋村磨溪口。芷江是當時的中國陸軍、空軍基地，也是遠東盟軍的第二大軍用機場。

8月21日下午，侵華日軍副總參謀長今井武夫與國民革命軍陸軍司令部代表在投降備忘錄上簽字，標誌日本侵華戰爭結束，日本無條件投降。



■1945年8月21日，日軍派遣副總參謀長今井武夫(中)到湖南芷江洽降。 資料圖片



■韓德明講述當年抗日情況。 記者譚錦屏 攝

## 遠征軍：「最希望保留歷史」

記者一進門看到一位頭髮銀白的老人坐在沙發上，手中扶着嬰兒車，面前的電視機正在播放着動畫片，好一幅其樂融融的畫面。這位94歲高齡的老人就是參加過中國抗日遠征軍的韓德明，嬰兒車裡的兩歲小孩是他的曾外孫，現在的韓老過着四代同堂的幸福生活。然而回憶起抗戰時期的經歷，韓老的情緒仍然很激動，眼神也愈發深邃：「自己作為一個親身經歷這場慘烈戰爭的人，特別希望能把這段歷史保留下來，特別希望……」

## 最大恥辱：坦克被騎兵俘虜

韓德明1919年出生在浙江嘉興。1935年他在上海讀高中，在軍訓場上遇到了開啟自己士兵生涯的伯樂——宋希濂將軍，獲推薦到黃埔軍校，只有16歲的韓德明被破格錄取，成為最後一期(第13期)炮科班的學生，畢業後被分配到駐紮在重慶的獨立第5師。

韓德明在第5師參加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場戰鬥——武漢會戰，但此戰卻以失敗告終。1939年的春夏之交，韓德明被抽調到廣西的陸軍機械學校學習，在這裡，他經歷了崑崙關大捷。但他記憶深刻的不是勝仗帶來的喜悅，而是一次俘獲帶來的終身恥辱。

「由7輛坦克組成的坦克連跟在大部隊的後面剛挺進崑崙關的上嶺，日軍空襲的警報就拉響了。坦克連連長命令士兵離開坦克，到叢林中躲避。沒多久，日軍一個騎兵排衝了過來，在看到7輛坦克後，他們一邊隱蔽，一邊進行攻擊，見這邊沒有反應，就包圍坦克並用汽油燒燬了它們。坦克被騎兵俘獲，這是戰爭史上都從來沒有的事情啊，這可是奇恥大辱！」滿臉氣憤的韓德明說，通過這件事讓他明白了，軍人絕對不能離開自己的武器，而他的武器就是坦克。

■中國遠征軍在緬甸密支那同日軍作戰。 資料圖片

## 野人山的「黑暗記憶」



■韓德明所在的中國駐印軍獨立戰車營士兵在學習戰車維修。 資料圖片

1942年，緬甸戰事吃緊，盟軍開始着手讓中國遠征軍進入緬甸，聯合英國軍隊抗擊日軍。韓德明是炮兵出身，並能講一口流利英語，使他成為此次遠征軍部隊的一員。

在印度藍姆伽基地的全副機械裝配下，韓德明接觸到了當時全世界最先進的M30坦克，吃上了在國內難得一見的肉罐頭，穿上了各式各樣的軍備服裝。在集訓幾個月後，直屬駐印軍史迪威總部的獨立戰車營成立，韓德明成為戰車第一營營部連連長。1943年年底，戰車營在緬北野人山附近隱蔽休整。

「在野人山的那3個月簡直就是噩夢。」韓老說，緬北的野人山是一片未被開發的原始森林，因環境特別惡劣，當地居民都稱這裡是魔鬼居住的地方。林中各種蟲蛇鳥獸遍佈，然而最可怕的卻是蚊子、螞蝗。「這裡的蚊子有麻將那麼大，帶着各種毒液。螞蝗也到處都是，樹上、水中，一不小心就鑽進你的肉裡，拔也拔不出來。因為水裡有螞蝗我們只能喝尿，吃着美軍空投的食物……」

不久之後，戰車營開始了戰鬥，屢立戰功。

